

《蘋果日報》抹黑中國反恐喪心病狂

高天問

巴黎發生恐怖襲擊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立即向法國總統奧朗德致慰問電，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恐襲野蠻行徑予以強烈譴責，向不幸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傷員和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習近平指出，中國一貫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願同法國及國際社會一道，加強安全領域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各國人民生命安全。《蘋果日報》卻罔顧事實，對中國政府堅定反對恐怖主義的立場進行惡毒攻擊，企圖掩蓋美國令恐怖主義氾濫成災的責任，死心塌地為美國反恐的雙重標準辯護。

恐怖組織「東突」多次在中國境內製造血腥襲擊，中國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對法國遭受恐襲感同身受，中國嚴厲譴責屠殺無辜天經地義，也是真誠維護世界安全的表現。中國提出國際社會一定要加強安全合作，採取一致的行動對付恐怖主義，對於消滅恐怖主義這個世界公敵有積極作用。《蘋果日報》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向中國大潑污水，無中生有說，「中國特色的反恐只會走向歧途」，甚至誣衊中國的反恐恐怖主義懷有陰謀，說「中國相信西方國家在反恐問題上有求於中國，因此一面期待11·13事件像9·11事件那樣，「恰恰給中國一個崛起的時機」，另一面則要求法國等西方國家放棄對中國反恐的雙重標準，支持中國特色的反

恐。」《蘋果日報》還信口雌黃舉例，「9·11事件爆發，中美關係迅速解凍，小布什一個月後即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兩個月後美國宣佈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中國得到大量好處，包括把部分疆獨組織納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

美國反恐越反越恐

《蘋果日報》所謂「中國特色的反恐」，其實拾美國人的牙慧。美國政府一直認為，中國出現的多起恐怖襲擊事件，並不算恐怖活動。美國國務院發佈的《2013年國家反恐報告》，提到2013年在中國發生的多起由中國政府定義為恐怖襲擊的事件，包括天安門

汽車爆炸案，但美國認為中國政府並沒有提供詳細的證據，讓第三方予以證實。美國聲稱，因無法獲得獨立信息來證明恐襲由「東突」組織發動或參與，繼而表示，不同國家對恐怖主義有不同看法。一向自詡為「客觀公正」的西方媒體，也不約而同地對「疆獨」恐怖分子表示同情。在CNN等的眼裡，「疆獨」恐怖分子成了「值得同情的被壓迫者」。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在談到中國的恐襲案件時，不諱責恐怖分子的冷血野蠻行為，反而呼籲中方「允許公民自由表達不滿，希望中國公安部門保持克制」。聯合國早已認定「東突」組織為恐怖組織，但是美國卻對「東突」採取保護態度，拒絕把「東突」的恐怖主義分子遣返回中國，而移送別國。美國放虎歸山，既危害中國安全，也禍害歐洲乃至世界的安全。

巴黎恐襲告訴世人，反恐一定要集合全世界力量，才能令恐怖分子無處藏身，無法行惡。既然要打擊恐怖主義，所有國家應該共同合作，沒有所謂「反恐主義法官」、「反恐主義警察」，不應由美國判定誰是恐怖分子，誰不是恐怖分子。如果因為社會制度、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美國就把恐怖分子當成「表達自由的異見分子」，網開一面，甚至提供武器、金錢支持，作為推翻別國政權的

工具，這樣世界肯定永無寧日。更可惡的是，美國打着反恐的名義，繞過聯合國，直接派遣軍隊或者大舉空襲，隨意推翻別國政權，支持叛亂武裝，結果催生出阿蓋達、「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反恐越反越恐。

掩蓋美國縱容恐怖主義罪責

恐怖主義的行為，就是濫殺無辜，達到一己之利，是全世界的公敵，人人得而誅之，絕不能任由美國一家獨行獨斷。假如對恐怖主義，不同國家有不同標準，有些可輕輕放過，放虎歸山，世界各國不能統一行動，反恐只會事倍功半。

《蘋果日報》攻擊中國反恐的社論，扮演美國喉舌，造謠抹黑中國，企圖掩蓋美國令恐怖主義氾濫成災的責任。正因為美國濫用武力和「顏色革命」摧毀別國政權，造成中東大亂，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令「伊斯蘭國」坐大，一發不可收拾。現在美國又想借反恐一統天下，不讓中國參與反恐，不想中國對反恐提出合理建議，令美國作為世界老大的地位被動搖。在這樣的背景下，《蘋果日報》拋出「中國式反恐是一條邪路」的謬論，充當美國「文化打手」，暴露其縱容恐怖主義的醜惡嘴臉。

美暗助IS發展壯大禍害全球

資深評論員 劉斯路

巴黎恐襲慘劇震驚全球，不少分析家很自然談到了美國著名戰略家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將事件歸因於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然而，想深一層，號稱「伊斯蘭國」(IS)的極端恐怖分子能夠代表伊斯蘭文明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說，「法國今天遭受的野蠻恐怖襲擊，是敘利亞人民在過去5年中一直在經歷的。」其實，IS也是反伊斯蘭文明的。

利用「伊斯蘭國」對付敘利亞

再想更深一層，美國又完全代表了西方文明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2012年8月撰寫的美國絕密文件被監察政府的無黨派組織「司法觀察」獲得，其顯示，美國攻打伊拉克，使當地的「基地」組織在2009年至2010年被摧毀，但是美國仍繼續從金錢和軍事上支持「伊斯蘭國」組織的前身——「伊拉克伊斯蘭國」。這份秘密報告承認，華盛頓從這個組織身上看到對付敘利亞的戰略優勢。報告闡述了「伊斯蘭國」組織的起源以及摩蘇爾和拉馬迪落入極端分子之手的原因。

報告指出，五角大樓預測到「伊拉克伊斯蘭國」會與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其他組織合併，合併後可能會在敘利亞東部建立一個原教旨主義王國，而這個預測在2012年變成事實。此外美國防部還知道，由於伊朗、俄羅斯等國會在衝突中支持大馬士革，而西方國家、海灣國家和土耳其會支持「伊斯蘭國」組織作為敘利亞的反對派，因此「伊斯蘭國」是攻擊阿薩德的最好武器，這就是今天敘利亞混亂的原因。

事實上，IS在美國打伊拉克中誕生，在美國肢解敘利亞中壯大。IS是美國稱霸中東的一枚棋子。從初期的「一神論與聖戰組織」，到「伊拉克伊斯蘭國」，再到今天的「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一步一步發展壯大，與美國縱容與扶持有直接關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他後悔他卸任後的「政策演變」，這導致了「伊斯蘭國」的興起。美國前中情局僱員斯登登爆料稱，美國實施一項通過製造紛亂保護以色列安全的「馬蜂窩計劃」，IS是英美情報機構和以色列的摩薩德創造的共同戰略資產，其在2014年6月建立遜尼派伊斯蘭國家，實際是美國秘密計劃的一部分。

去年以來，美國宣稱打擊IS，但是戰果不彰。有國際軍事專家稱，美軍的「定點」空襲本身有「表演」意味，而奧巴馬授權空襲講話明確指出「有限度」，而且不派出地面部隊，顯然並非真心要將其徹底消滅。美國甚至以打擊IS之名把空襲範圍從伊拉克擴大到敘利亞，動用了戰鬥機、轟炸機、「戰斧」導彈和無人機，對阿薩德合法政權目標進行空襲打擊。

不盡力反恐而劍指南海

此外，美國不但一直拒絕聯手敘利亞政府打擊IS，當普京派出俄軍打擊伊斯蘭國時，美方還表示不悅。只是在俄軍進攻「伊斯蘭國」取得進展，美國才着急，也才籌備出動地面部隊打擊敘利亞境內IS組織。這也證明美國不但不是真心反恐，而是處處利用IS推翻阿薩德政權，遏制俄羅斯的勢力。

值得一提的是，有國際軍事專家分析，美軍攻擊「伊斯蘭國」一年多，戰果不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儲備軍力配合戰略東移。美軍早就公開宣稱，為了實現亞太再平衡戰略，要把6成的軍艦和戰機調往亞洲。說白了，就是要對付中國。

一件事實說明，少數自私的美國領袖養虎為患，禍害全球。由其扶持壯大的極端恐怖分子，將魔掌伸向了全球，維護世界和平和各種文明的正義力量必須真正團結起來，徹底消滅這些害人蟲。未來，美國是否真正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大家拭目以待。

還有不足一個星期就是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日。經過「佔中」一役之後，反對派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改變了策略，以「揚長避短」進行拉票的宣傳工作。

怎麼「揚長避短」，即不說「佔中」及「趕客」問題，而大談什麼「鉛水」事件及攻擊特區政府的各種不是，以反對派慣用的抹黑手段來欺騙和誤導選民。由此看來，「佔中」和「趕客」事件就是反對派今次區選的「死穴」。在社會上，一提起「佔中」及「趕客」行為，就令廣大市民恨之入骨，咬牙切齒。

反對派在今次區選改變了宣傳策略之外，又改用所謂「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以「隱形反對派」身份報選，以免引起選民的反感。在今次報名參選的900多人中，打正反對派政黨旗號的約有200多人，估計另有百多人以「隱形」反對派身份參選，比以往任何一屆區選的人數都多。

以「揚長避短」拉票者，尤以在新界上水石湖墟區選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為甚，他的宣傳單張，絕不提「佔中」及「反水貨客」之事，而是信口雌黃提出「搞好上水」為口號，大談什麼維護業主法團，組織什麼會議反對「圍標」等等。事實上，上水的「反水貨客」行動，林卓廷曾大力支持，「反水貨客」行動破壞石湖墟營商環境，嚴重損害區內商戶和市民利益，林卓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據聞林卓廷對區議員選舉志在必得。可以預見，民主黨會不惜一切代價助林某「上輦」當選。從各種部署來看，林早在年初便在石湖墟新豐路租用一間地舖，舉辦有宗教色彩的活動，以派發免費食物招攬區內長者參加。筆者在當區居住，經常見到一大群長者排隊入屋，先聽一下主持人講話，然後領取食物。活動每日分早午晚三次。筆者問中看見林某及其兩三個助手入屋，所為何事，令人生疑。這種利誘手法反對派屢試不爽，明顯有違反選舉條例之嫌。

以往反對派以抹黑和欺騙手法贏得一些議席，但他們騙到議席之後，就神龍不見尾，鮮有在區內出現，讓當區選民大失所望。

今次區選是在去年「佔中」之後的區選，形勢與過去不同，大家對「佔中」的遺禍有深入認識，這肯定是反對派區選的「死穴」，大家一定要票債票償，是時候將「佔中」及「趕客」的反對派踢出區議會。(石湖墟選區的候選人尚有王潤強、劉匡健。)

香港要為把握「十三五」規劃機遇做好準備

吳亮星 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十三五」規劃為眾多產業帶來機遇。香港要抓住機遇，趁勢而行，特區政府及企業都要做好準備，各項前期工作宜盡早踏實地鋪開，為香港經濟的可持續及均衡發展，爭取打開新的局面。

今年初，行政長官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透露，為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政府提交建議。及至7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稱：特區政府已經把如何可以繼續在「十三五」規劃留有港澳專章和對其中內容的大概想法，與發改委及港澳辦交換意見。特區政府對「十三五」規劃之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故此大家都期待「十三五」規劃能與「十二五」規劃一樣，對香港的角色能有明顯及專門章節說明。內地在本月初發佈了「十三五」規劃的建議全文，筆者留意到，「十三五」規劃既保留了香港角色的章節(部分與澳門並提)，而且篇幅有所擴大，令人欣慰。

香港的金融樞紐地位不可取代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到「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此表述跟「十二五」規劃一致，在此大前提下，加入「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之說明；此外，還提出「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港澳合作平台建設。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環保等領域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區域合作。」

筆者注意到，這是第一次提及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這就帶出一個重要訊息：儘管其他金融中心極力爭取離岸人民幣業務，而且取得一定進展，但香港的「樞紐地位不可取代」，不只沒有被削弱，而且要鞏固及加強。

值得注意的是，特區政府也曾向中央提出「深化十二五規劃的政策方向，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顯然內地已肯定了香港作為「樞紐」的作用，而且會進一步充實、發揮。據內地學者指出，香港的「樞紐」地位跟香港本身所具備的獨特因素有關：一是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業務規模迄今仍是最大；二是香港在人才、機制、國際認可度以及金融安全程度等具有極高水平；三是香港在匯率結算上較為便利。

抓住機遇 迎難而上

除了上述章節外，還有一些領域是香港可以更有作為的，如建議提到「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成為可兌換、可自由使用貨幣。」此段描述彰顯出儘管近期內地的金融市場出現一些波動，但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並沒有轉變，香港憑藉本身的獨特優勢，正好扮演其「防火牆」及「試驗場」的角色。在「十三五」期間，香港還可以利用其融資實力及資產管理的經驗支援亞投行的籌建和營運，並進一步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面向全球性的競爭及與國際實務接軌。

筆者以上主要談到金融，但其實「十三五」規劃為眾多其他產業均帶來機遇。香港要抓住機遇，趁勢而行，同時特區政府及企業都要做好準備，各項前期工作宜盡早踏實地鋪開，正如古語有云：「凡事預則立。」筆者同樣注意到，「十三五」規劃在長達兩萬多字的建議中，提到「創新」一詞逾70次，恰好特區政府的創新及科技局即將成立及投入運作，良機當前，各方宜迎難而上，為香港經濟的可持續及均衡發展，爭取打開新的局面。



吳亮星

人民幣納入SDR推進中國金融改革

李勇 中興匯金投資研究部研究員

IMF總裁拉加德於美國東部時間11月13日發表聲明稱，IMF工作人員經過評估認為，人民幣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的要求，因此建議執委會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

成為大概率事件的人民幣納入SDR，將有助於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對中國和世界是雙贏的結果。

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

對世界來說，將是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第一個真正新增的籃子貨幣，也將是第一個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SDR貨幣。SDR作為IMF改革的一部分，將人民幣納入其中，將使其構成更加合理，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廣泛性，使之成為更有吸引力的儲備資產。

對中國而言，將是國際上對人民幣地位的承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一方面，納入SDR籃子的貨幣通常被視為避險貨幣，獲得此地位無疑也將增加國際範圍內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對人民幣的使用；另一方面，全球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配置將大幅上升，到2020年的累計外資淨買入中國債券和股票的規模，可能會達到5.5萬億元至6.2萬億元。

事實上，SDR現在更多是用於中央銀行之間的交易上，而大量的國際金融交易並不使用SDR。因此，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人民幣被納入SDR，只是一小步，然而，卻有着很大的象徵意義：人民幣的使用能夠跟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在國際經濟界的地位相適應。

人民幣加入SDR，將被解讀為IMF對人民幣作為自由使用貨幣的官方背書，同時也標誌着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日益突顯的重要性得到了國際認可。人民幣將成為全世界「第三重要的貨幣」，但這與當前人民幣在國際市場實際使用的程度實際上並不匹配。所以，真正的重點在於必須加快改革，以加入SDR作為加速中國金融改革的契機，進一步推進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

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

縱觀歷史，人民幣國際化經歷從貿易結算、金融投資到官方儲備貨幣三個階段，當下，人民幣國際化正處在由金融投資邁向官方儲備貨幣轉型的過程中。着眼於未來，相比較於獲得SDR這一籃子貨幣的標籤，中國資本賬戶和匯率機制的演變，以及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的發展對投資者產生的影響，後兩者的影響力將更加深遠。

從成為SDR兩大條件看，中國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也是世界第三大服務貿易國，近年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比例顯著提高；從人民幣自身來看，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統計，截至目前，全球各地已有近20個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四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第六大國際銀行間貸款貨幣和第七大國際儲備貨幣；從人民幣幣值穩定性看，今年5月IMF承認人民幣不再被低估，近幾年以來，世界各國貨幣競相貶值，而人民幣卻始終保持堅挺和穩定。

但是，即使擁有上述諸多有利條件，依然有一個關鍵因素的存在導致了人民幣遲遲不能加入SDR——人民幣可否自由兌換與使用的標準。在之前的評估中，IMF認為人民幣尚未達到「自由使用貨幣」的標準，故未將其納入。

如今，如果人民幣納入SDR，將會倒逼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入推進，實實在在推進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改革。如若不然，一個不能自由兌換與使用的貨幣即使被納入到SDR，也沒有國家和投資者敢於使用，必將形同虛設。

人民幣最終能否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不主要取決於是否加入SDR，而是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改革和經濟的發展。



人民幣納入SDR，將加速中國金融改革步伐。

趕走撐「佔中」反水貨「隱形政客」

文滿林